**释种灭宿业缘记(出《长阿含经》)**

**尔时波斯匿王新绍王位，便作是念：“我今新绍王位，先应取释种家女。”即告一臣曰：“往迦毗罗卫，至释种家持我名字，告彼释种云：‘波斯匿王问讯兴居轻利，致问无量。’又语彼释种：‘欲取释种女，设与我者抱德无已，若见违者当以力相逼。’”**

当时，波斯匿王新继王位，就这样想：“我现在刚刚登基做王，先应娶释迦种姓的女子为妃。”就告诉一个大臣说：“你去迦毗罗卫，到释种家说我的名字，告诉他们释迦种性的人说：‘波斯匿王问讯起居轻利，致问无量。’再对他们释种说：‘大王想娶释种女子，假使答应，感恩无尽；如果违背，就以武力相逼。’”

**大臣受教，往告迦毗罗卫国。尔时释种，五百人集在一处。是时大臣，至释种所具宣王言。释种闻已极怀瞋恚：“吾等大姓，何缘当与婢子结亲？”其众中或言当与，或言不可与。尔时摩诃男语众人言：“诸贤！勿共瞋恚。所以然者？波斯匿王为人暴恶，或坏我国界，我今躬自当往，与共相见说此事情。”**

大臣奉命去告诉迦毗罗卫国的人。当时释迦种性五百人集会一处，大臣来到释种这里具体宣告了国王的意思。释种听后生很大嗔恚：“我们是大姓之家，凭什么跟婢女的儿子结亲？”众人中有的说应该给，有的说不可以给。当时摩诃男对大家说：“诸贤！不要嗔恚。什么原因呢？波斯匿王为人凶恶，或许会摧坏我国界，我现在亲自去跟他相见，说明此事。”

**时摩诃男家中婢生一女，面貌端正世之希有。沐浴此女，与着好衣载羽葆车，送与波斯匿王言：“此是我女可共成亲。”时波斯匿王得此女极怀欢喜，即立此女为第一夫人。时此夫人到此数日而身怀妊，后生一男儿，端正无双世之殊特。**

当时，摩诃男家中有个婢女生了一个女孩，美丽端庄世间少有。于是让这个女孩沐浴，穿著漂亮衣服，坐在羽葆车里，送给波斯匿王，对国王说：“这是我女儿，可以与国王成亲。”当时，波斯匿王得到此女特别欢喜，就立这个女子为第一夫人。那时，夫人嫁过去没几天就怀孕了，后来生下一个男孩，相貌端正得无人能比，与众不同。

**时波斯匿王集诸相师，与子立字。时相师言：“大王当知，求夫人时诸释共诤，或言不与，使彼此流离，今当立名名曰‘流离’。”**

当时，波斯匿王集合诸相师给孩子取名。相师们说：“大王要知道，当初求夫人的时候，释迦族众人争论，有人说不应该给，使得彼此流离，现在应该给孩子取名，名为‘流离’。”

**时波斯匿王，爱此流离太子未曾去前。年向八岁王告之曰：“汝今已大，可诣迦毗罗卫学诸射术。”是时波斯匿王给诸使人，乘大象往诣释家至摩诃男言：“波斯匿王使我至此学诸射术，唯愿祖父母事事教授。”时摩诃男报言：“欲学术者善可习之。”是时摩诃男释种，集五百童子使共学术。时流离太子共学射术。**

那时，波斯匿王很爱这个流离太子，从来不离身边。到了八岁时，国王对他说：“你现在已经大了，可以去迦毗罗卫学习射击技术。”当时，波斯匿王让诸使者跟着太子，乘大白象前往释迦种族，到摩诃男家里，说道：“波斯匿王让我来这里学习射术，唯愿祖父母事事教授。”那时摩诃男回答说：“想学技术可以好好学。”这时，摩诃男释种集合五百童子，让他们共同学习射术。那时，流离太子和五百童子共同学习射术。

**尔时迦毗罗城中新起一讲堂，自相谓言：“今此讲堂成来未久，画彩已竟，犹如天宫。我等先应请如来于中供养，及比丘僧，当令我等受福无穷，然后我等当入此堂。”**

那时，迦毗罗卫城中新盖了一座讲堂，这些人彼此说道：“现在这座讲堂新建成不久，绘好了彩图，像天宫一样美丽。我们先应该请如来在里面供养，比丘僧也是如此，这样会使我们得到无穷的福报，然后我们再进这座讲堂。”

**是时释种即于堂上，敷种种坐具，悬缯幡盖，香汁洒地，烧众名香，复储好水，然诸明灯。是时流离太子往至讲堂，即升师子之座。时诸释种见之极怀瞋恚，即前捉臂逐出门外，各共骂之：“此婢生物敢入座！”扑之着地。**

那时，释种人们就在堂上施设各种坐具，悬挂缯带、幡盖，用香水洒地，烧各种名香，又储存了好水，燃各种明灯。当时，流离太子来到讲堂，直接升到狮子座上。当时，释种人见了特别生气，往前捉住他的手臂赶出门外，都共同骂他：“这个婢女生的东西竟敢入狮子座上坐！”气不过，还把他扑倒在地。

**是时流离太子即从地起，长叹息而视后。是时有梵志子名曰‘好苦’，流离太子语好苦梵志子曰：“此诸释种骂我毁辱，乃至于斯，我后绍王位时，汝当告我此事。”**

当时，流离太子就从地上起来，他长长地叹息看着后面。当时有个婆罗门的孩子叫做“好苦”，流离太子对好苦梵志子说：“这些释种们骂我、侮辱我到这个地步，我以后继承王位时，你要告诉我这件事。”

**是时好苦梵志子报曰：“如教！”**

当时好苦梵志子回答说：“遵命！”

**是时波斯匿王命终，便立流离太子为王。时好苦梵志至王所而作是说：“王当忆本释所毁辱。”时流离王报曰：“我忆本事。”时流离王兴起瞋恚，敕诸群臣：“汝等速严驾集四部兵，吾欲往征释种。”诸臣即受王教，令即云集四种之兵，往至迦毗罗越。**

后来波斯匿王命终，就立流离太子为王。这时，好苦梵志来到国王这里，这样说道：“国王还记得原先释迦种性的人毁辱您吗？”这时流离王说：“我记得从前的事。”当时，流离王发起嗔怒，下令群臣：“你们赶紧严备车马，集合四部兵众，我要征讨释迦族。”大臣们遵从国王命令，当即集合四种军队，浩浩荡荡往赴迦毗罗越。

**尔时众多比丘，闻流离王往征释种，具白世尊。是时世尊闻此语已，即往逆流离王，便在一枯树下无有枝叶，于中结跏趺坐。**

当时，比丘们听说流离王要征讨释迦族，就秉白世尊。那时，世尊听到这个话后就去迎接流离王，坐在一棵没有枝叶的枯树下，在下面结跏趺坐。

**时流离王遥见世尊，即下车礼足在一面立。尔时流离王白世尊言：“更有好树树枝繁茂，何故在此枯树下坐？”世尊告曰：“亲族之荫故胜外人。”是时流离王便作是念：“今日世尊故为亲族，吾不应往征，宜可齐此还归本土。”**

那时，流离王远远见到世尊，就下车顶礼世尊双足，在一面站立。这时，流离王对世尊说：“还有枝繁叶茂的好树，为什么在这棵枯树下坐？”世尊告诉说：“亲族的荫凉当然胜过外人。”这时，流离王就这样想：“今天世尊特意为了亲族来到这里，我不应该征讨释迦族，应当到此为止就回到本国。”

**是时好苦梵志，复白王曰：“王当忆本释种所辱。”王闻此语已，复集兵诣迦毗罗越。**

那时，好苦梵志又对国王说：“国王应当记得原先释迦种怎么侮辱您。”国王听了这话后，再次集合兵众往赴迦毗罗越。

**大目揵连闻流离王往征释种，白世尊言：“今日流离王往攻释种，我今堪任使流离王及四部兵掷着他方世界。”世尊告曰：“汝岂能取释种宿缘，着他方世界乎？”时目连白佛言：“实不堪任使宿因缘着他方世界。”尔时世尊语目连：“汝还就座。”**

大目犍连听到流离王征讨释迦族，对世尊说：“今天流离王正在往攻释迦族，我现在能把流离王和他的四部军兵扔到他方世界。”世尊说：“你能取释迦族宿缘放在他方世界吗？”当时，目犍连回答佛说：“我确实不能把宿世因缘放在他方世界。”那时，世尊对目犍连说：“你回去就坐。”

**目连复白佛言：“我今堪任移此迦毗罗越着虚空中。”世尊告曰：“汝今堪能移释种宿缘着虚空中乎？”目连报言：“不也世尊！”佛告目连：“汝今还就本位。”**

目连又对佛说：“我现在能把整个迦毗罗越地区移到虚空中。”世尊说：“你现在能把释迦种族宿世因缘移到虚空中吗？”目连回答说：“不能，世尊！”佛告诉目连：“你现在回去就坐。”

**目连复白佛言：“愿听许，以铁笼覆迦毗罗越城上。”世尊告曰：“云何目连！能以铁笼覆释种宿缘乎？”目连白佛：“不也世尊！”佛告目连：“释种今日宿缘已熟，今当受报。”**

目连还是很着急，又上前对佛说：“唯愿世尊听许，我能以铁笼覆盖在迦毗罗越城上保卫释迦族。”世尊说：“目连！你能以铁笼覆盖释迦族的宿世因缘吗？”目连对佛说：“不能，世尊！”佛告诉目连：“释迦种族今天宿缘已经成熟，现在要受报应了。”